



15
門北學
763
子

癸辛雜識續集上

宋弁陽老人周密

羅椅字子遠號欄谷廬陵產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
致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子袖文過之句知其
為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結
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
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
饒雙峯為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之
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為饒氏



高弟其實欲蓋陶猗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薦登
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陵
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日起
遂青鞋破襜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
銜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
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閫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
一師善教導蓋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
念也師憲先廉知爲子遠給月山云好秀才能教
子身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
憲爲之絕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
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
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踪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旣
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換文林爲江陵教又改潭
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
亶亶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宰贛之信豐登畿爲提
轄權貨務賈師憲旣知其平生素詭詐不然之久
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
去饒雙峯者番陽人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菴

為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菴韓秋巖皆為雙
峯門人于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
學既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韓
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峯死二君匍匐往哭縞素背
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之旅主人
皆患苦之及道出撫州黃東發震時為守津吏報
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
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卽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
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
聘董為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蓋一時道
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
董敬菴淦之浮薄者鄉人呼為董苟菴韓自詭為
魏公之裔僻居葑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
友云先忠獻王勲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
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以此往往為
後生輩所譏云

北客云北方大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凡
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既合則漸東

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弔獲獸凡數十萬虎
狼熊羆麋鹿野馬豪猪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兔
耳獵將竟則開一門廣半里許俾餘獸得以逸去
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之前
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之門如隊長復
帽則其圍復合衆始獵耳此亦湯王祝網之意也
薛野鶴曰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
好此說甚奇

趙子昂云北方有宋彥舉者鍼法通神又能運氣謂
初用鍼卽時覺熱自此流入經絡頃刻至患處用
補瀉之法治之則病愈而氣血流行矣

劉漢卿郎中患牙槽風久之頷穿膿血淋漓醫皆不
効在維揚有丘經歷益都人妙鍼法與鍼委中及
女膝穴是夕膿血卽止旬日後頷骨蛻去別生新
者其後張師道亦患此證亦用此法鍼之而愈殊
不可曉也丘嘗治消渴者遂以酒醪作湯飲之而
愈皆出於意料之外

委中穴在腿腠中女膝穴在足後跟俗言丈母度房

炙女壻脚後跟乃舛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炙經
無此穴又云女須穴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
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今聞移置汴京

文廟中作拜石

伯幾月
觀皆云

括之縉雲有葉醫挾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主
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
執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
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音疾

而死或以穀一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毋往
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違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
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既覺惴惴然遂往廟中
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
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酌謝乃雞
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殂矣蔡蓮
潛云
高疎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真
珠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若病酒
而困懶者疎寮極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用卿法

高因視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脫籍而去以此得
噴言者

春花已半開者用刀剪下即插之蘿蔔上却以花盆

用土種之時時澆溉異時花過則根已生矣既不

傷生意又可得種亦竒法

沈草庭云

梅雨中旋摘菊叢

嫩枝插地下作一處以蘆蓆作一棚高尺四五覆
之遇雨則除去以受露無不活者且叢矮作花可
觀上益尤佳

北方野猪大者數百斤最獷悍難獵每以身指松樹

取脂自潤然後臥沙中傳沙於膏久之其膚革堅

厚如重甲名帶甲野猪雖勁弩不能入也其牙尤

堅利如戟馬至則以牙梢之馬足立傷雖虎豹所

不及也又云獵犬之良者最畏狐蓋狐善以穢氣

薰犬目即瞽故獵者凡見狐必收犬蓋恐為所損

也

胡德齋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來日光中有若柳絮如雲口片

者飛舞亂下人皆闕傳以為天花者至初四日大

雷雨飛雹大者如當三錢始知連日所謂天花者

卽雪也及飛下人則以雹耳蓋小片半空已化於
烈日中大者乃乘風而墜耳繼聞沈氏失冰一窖
次日王子才自越來則知越中端午日大電西廊
門雪亦失其半按寧宗嘉定甲戌九月朔日食之
旣日傍有星見及有飛片如雪母之狀自天飄下
今之天花殊類此也

劉漢卿嘗隨官軍至小回回國去燕數萬里每雨過
山泥淨盡數百里間皆玉山相照映碧澱子皆高
數尺豈所謂瑯玕者耶

又云靈壽杖出西域自黃河隨流而出不知爲何木
其輕如竹而性極堅韌又有蘋柳色如紅玉亦可
爲杖能辟雷每雷作時杖頭皆有火光殊不可曉
又有大桃核如升可以破而爲碗皆自黃河流下
不知何國物也

或言湖州以潘內之事改名安吉州乃寓潘內二字
史相之狡獪也

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陳丞相宜中與張世傑
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蘇劉義張亮節張全挾

二王及楊俞二妃行自漁浦渡江繼而楊駙馬亦
追及之至婆駙馬先還二王遂入括既而陳丞相
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於福州治立
益王即吉王改元景炎立之日衆方立班忽有聲
若兵馬至者衆驚甚久乃止益王銳下一目幾眇
是歲大軍至遂入廣州至香山縣海中大戰而勝
奪船數十艘繼而北軍再至遂致敗績益王墜水
死陳宜中自此逃去竟莫知所之繼又至雷州駐
碇洲屬雷州界立廣王後封衛王俞妃所生貌類理宗卽位之日

有黑龍見兩足一尾改號祥興至己卯歲二月北
軍大至戰于厓山初以乏糧遣心腹賫銀上岸糴
米至是衆船出海口迎戰而所遣者未還張世傑
云若棄之而去後來何以用人遂決計不動遂決
戰自曉至午南北皆倦欲罷平日潮信凡兩時卽
退適此日潮終夕不退北軍雖欲少退而潮勢不
可遂死戰南軍大潰王及樞密使陸秀夫字君實楊
亮節皆溺海而死焉時二月六日也此役也皆謂
蘇劉義實著忠勞云姜大成云

澉浦楊師亮航海至大洋忽天氣陡黑一青面鬼躍
入舟中繼有一美婦人至顧左右取頭髮舟人皆
辭以無婦人顧鬼自取之卽於船板下取一籠啟
之皆頭髮也婦人揀數束而去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往援李璵於山
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
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
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月二十四日丙子夜止

海中地大震始如暴風駕海潮之聲自西南來雞犬
皆鳴窻戶磔磔有聲繼而屋瓦皆搖勢若掀箕余
初聞是聲大驚以爲大寇至懼甚噤不敢出息繼
而覺臥榻撼如乘舟迎海潮始悟爲地震也遠近
皆喧呼或以爲火凡兩茶頃甫定次日親朋皆相
勞問互言所聞至十一月初九日庚辰辰時又震
余向於庚子歲時先子留富沙曾經此變乃晡時
杭雪則在二鼓後此理不可曉

咸淳甲戌之春余爲豐儲倉久以病疴不出忽聞賈

師憲丁母憂而出凡朝紳以至景局皆往唁奠送之江干同官管昭陽來問疾因及此事云師憲旦夕必再來余曰此公請歸之章凡十餘今適有此必不復來矣曾曰江西一術者其言極神前日來嘗扣之云此人不出今歲必再來尚可洗日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不以為然至秋度宗升遐繼而有潰師亡國之禍果如其言惜當時不曾扣問術者姓名也

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一

巳午後忽見天裂見其中軍馬旗幟甚衆始紅旗

繼而皆黑旗凡一茶頃乃合見者甚衆

趙德潤云

應山在淮間日呂少保薦一術士能降仙豪於飲號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禱祈令人自書一紙實卷之以香一片令自祈禱且自緘封書押并金紙一百焚於香爐中然後索酒痛飲多至四五斗乃濃墨大書或草或畫卦影或賦詞詩之類多至數十紙皆粲然可讀其荅所問往往多驗一日應山密書以扣襄樊之事醉後大書十字云山下有朋來

土鼠辭天道每字徑尺餘至甲戌歲度宗升遐解
者謂度宗庚子生納音屬土所謂土鼠者耶

德潤說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
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
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
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
駟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
卽取錢付駟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
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
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
海水置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
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狗最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
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

北方鑿井動輒十餘丈深尚未及泉爲之者至難或
泉不佳則費已重矣後見一術者云凡開井必用
數大盆貯水置數處俟夜氣明朗於盆內觀所照
者星光何處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也試之

屢驗

伯機云

自兵火以來人家凡有窖藏多為奴僕及盜賊所發無一得免者獨聞一貴璫家獨有窖藏之妙法須穿土及其下置多物訖然後掩其土石土又覆以土復以中物藏之如此三四層始加甃砌異日或被人發掘止及上層見物即止却不知其下復有物也多者儘藏於下此說甚奇

范

之本心翁謂曾見錢浩達可云戊子十月日初出畧無精光其形如瓠既而變方

乃就圓殊不可曉也

葉亦愚上書後朝廷捕之甚急遂禱之霍山張王廟是夕夢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雞為蛇所纏牢不可解其後有黥而王之驗二物已酉合也

紹定戊子八月初三日二鼓雷雨之聲自東北來地遂震四鼓再震九月十三日夜又震謝密菴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也震者五今連及三震焉其後嘉熙庚子地震戊子歲十月地震十一月又震却一甲子矣

蜀人未嘗浴雖盛暑不過以布拭之耳諺曰蜀人生時一浴死時一浴

杜南谷云梅花却無仰開者蓋亦自能巧避風雪耳驗之信然

北軍未渡之時守把統制官王順欲柵沙武口及沌口以此二處江水極深難於用工遂用披搭敞舟百餘隻載沙石沉之繼以石節土囊壓下就用檣竿打為椿柵不兩日即辦蓋長江之險此二處最為要害故也夏貴乃以為不然遣人盡去椿柵欲

縱北船入口然後與戰順極以為憂請披搭船三百隻左右前後皆置棹先棹以迎之俟彼船出口子即以鐵猫兒罾定復回棹拽其船以歸蓋口子既小自不容竝進不過盡入吾筭中乃已夏老復忌其功不以為然及北船盡出之後散漫大江之中守兵僅能與未去口子者相拒而餘舟皆已飛渡許廣矣

李仲賓衍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頽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

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
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
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
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捽其胸
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
知爲鬼物然猶躑躅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
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侶怒而去旣稍前則無首者
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執不
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
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
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
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
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啟其石
下乃窺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
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仲賓又云向在燕爲太常令史太常官解向爲大興
獄聞有物怪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初
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獨

據炕酣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覺則胸間憤悶若壓氣不甦醒極力微開目見一人黑色乘微月率率有聲而前既進復退於是恐甚極力瞠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啟也頃之其人復來思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雙於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擲之劃然有聲如雉鳴用手斜拉窓眼而去至曉觀之其手拉窓處每窓眼皆圓竅數十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爲何怪也仲賓又云向其家有梨園其樹之大者每株收梨二

車忽一歲盛生觸處皆然數倍常年以此不可售甚至用以飼猪其賤可知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意頗惜之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熏人疑守舍者釀熟因索之則無有也因啟觀所藏梨則化之爲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佳醞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止用葡萄釀之初不雜以他物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四明延壽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良月溪者爲

知客一夕夢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後當使瓦礫化為黃金適符吉夢至明年己丑正月月初四日乃四明尊者忌辰作會次日戴覺民家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應乃如此先是一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夢其祖宗云火災當起於汝家吾力告免於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矣及火作乃起於戴氏閭人汪信之家與信道僅有一宇之異所毀幾萬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不得免其新舊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此尤可處

與下文不接疑有脫誤

長一十七步

即長八丈五寸也

以重不可致

伯機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

華言乃五國城也

其地極寒

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飛其狗悉諳人性至站亦破狗分例稍不如儀必至嚙死其人

席

音望

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為白衣男子所據來則痛

飲然後共寢帟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牀下既而果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

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躡捷如飛因逆刃捨殺之
墮地化爲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
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
芒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眶蓋北人以兩男子
共狎一妓則呼爲姨夫故以爲戲云 伯機
施仲山云士大夫晚年多事偏僻之術非惟致疾
然不能有子蓋交感之道必精與氣接然後可以
生育而偏僻之術必加繫縛之法氣不能過是以
不能有子也愛身者當慎之

琴間指以一與四二與五六四與七爲應今凡動第

一絃則第四絃自然而動試以羽毛輕織之物果

然此氣之自然相感動之妙 紫霞翁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窰燒之永
不復脫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則見水不
去壘珠相思子磨汁綴之 白芨亦可 則見火不脫凡事
皆有法

鳳仙花紅者用葉搗碎入明礬少許在內先洗淨指
甲然後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纏定過夜初染色

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滌不去可經旬直

退甲方漸去之或云此亦守宮之法非也

今老婦七

今回回婦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描狗為戲
余向在京幕聞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
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
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
來又不與焉

陳宜中曾咤黃鏞劉黻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
嵩之起復上書倡為期之論一時朝紳如盧越徐
霖元杰趙無墮皆和之時人號為六君子既貶旋
還時相好名牢籠宜中為倫魁餘悉擢魏科三數
年間皆致通顯然夷攷其人平日踐履殊有可議
者然同聲合黨孰敢撓其鋒郭方泉間在臺日嘗
疏黃鏞之罪因論虛名之弊時宜中在政府黻在
從班競起攻之間為之出臺及鏞知廬陵文宋瑞
起義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既而北兵大入
則如黃如曾數公皆相繼賣降或言其前日所為
皆偽也於是有為之語云開慶六君子至元三搭

頭末之云亡皆此輩有以致之其禍不止於典午
之清談也

范元章向者魏明已館中嘗赴省試夢至大宮殿手
執文書歷階而上自顧其身則挂綠衣既有衣
皂褶者亦欲進為左右所却以為無綠衣而不可
進范遂脫所衣綠袍與之其袍內乃著粉青戰袍
旁有嘲之者荅云無笑此乃銀青袍也及寤雖喜
衣綠之言又有脫袍之疑既而中第辭魏氏館繼
之者乃蜀人秘某也次舉亦第於是脫袍之徵已

驗獨不曉銀青之說然自喜以為此必異時所至
之官也臨安鹽倉批滿則謝堂實尹京其銜乃銀
青光祿大夫時事已異僅止於此是以知人生皆
有分定不容少有僥倖也

福王之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書一聯云依光薊
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有
味也時福王為平原郡公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分
余送女子嫁吳氏至博陸早雪作至未時電光繼

以大雷雪下如傾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陡黑余生
平所未見爲驚懼者終日客云記得春秋魯隱公
九年三月三國吳王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
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霜雪之變未
及考也

吾鄉醫者龐良臣良材兄弟二人指上頗明最是暗
記諸藥方不差分毫爲難能也永嘉術者陳獨步
瞽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聞其聲卽知其爲何人
也謠言一別今幾何歲矣台庚乃其年某月日時

者乎畧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紀胸中所
儲無慮數萬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
歷可聽又有張五星亦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
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欬扣問數
語卽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姬妾
并玉器云

庚寅五月連雨四十日浙西之田盡沒無遺農家謂
尤甚於丁亥歲雖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不
沒者則大風駕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名

之曰湖翻農人皆相與結隊往淮南趁食於太湖
買舟百十餘所載數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風驟
至悉就溺死又有千餘人渡楊子江濟者同日亦
沉于江淨慈靈隱皆停堂客僧數百皆渡江還浙
東內四僧偶別門徒至中途忘攜雨具還取之至
江干則渡舟解維矣方悵然自失舟至中流亦為
風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豈非所謂劫數者耶

回回國所經道中有沙磧數千里不生草木亦無水
泉塵沙眯目凡一月方能過此每以鹽和麵作大

餅置橐駝口中仍繫其口勿令噬噓使鹽麵之氣

沾濡庶不致餓死人則以麵作餅各貯水一盂於

腰間

或牛羊俾脫皮
盛水置車中

每日畧食餌餅濡之以水或

迷路水竭太渴則飲馬溺或壓馬糞汁而飲之其

國人亦以為如登天之難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

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

楊大芳嘗為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時晴霽

時見如匹練橫天其色淡白則晴雨中分土人名

之曰短蓬亦蜃氣之類也

梁棟字隆吉鎮江人登第嘗授尉與莫子山甚稔一日偶有客訪子山留飲作菜元魚爲饌偶不及棟棟憾之遂告子山嘗作詩有譏訕語官捕子山入獄久之始得脫而歸未幾病死余嘗挽之云秦郎獄成盃酒裏烏臺禍起一詩間紀其實也後十年棟之弟投茅山許宗師爲黃冠許待之厚旣而棟又欲挈妻孥而來許不從棟遂大罵之許不能堪遂告其曾作詩云浮雲暗不見青天指以爲罪於是捕至建康獄未幾病死此恢恢之明報也

蹇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瘞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爲埋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旣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甲戌歲越中榮邸兩舫舟忽有聲如牛吼移時方止俗謂之船吟不祥之徵也未幾有透渡之禍庚寅歲十一月朔西興渡以舟子不謹驅趁渡人上沙太早既而潮至趨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時王篠竹孫小隱同問渡目覩其事以鈔一錠命舟僅救三人孫遂以事白省遂斷兩監渡官各一百七下梢人則處典刑以謝溺者既而渡口之舟復大吼豈溺者有知而然邪

武林右司理院昔爲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風雨陰晦之夕或現一燈於上則府主必移易獄有故甲戌歲范元章攝右獄日親見之此燈或多至六燈兩兩相竝於塔之半其色淡紅而微青凡數見之魏明己之姪有六直閣者云少年在成都時方承平繁盛與京師同一日入酒肆中坐覺卓下有所遺物如鑰匙之狀極其光瑩俱各不等凡數十枚莫曉其爲何物姑收置之佩囊中因遊狹斜至深夜方歸忽有三四少年揖於道旁爲禮甚恭然皆平生素昧者力邀於酒肆中堅辭不可酒再行乃出

向所得如鑰之物見還云某輩不知先生在此輒犯不韙茲謹納還然所願受教於明師魏聞其言畧不知所謂亦不知此為何物亦莫知緣何為其所取辭以偶爾得之初不知為何用而衆猶不信久而乃散及扣黠者則知此物探囊胠篋之具此數輩適得之於魏疑其為高手盜也欲師之耳魏懼賈禍亟毀棄之久而不敢出市云

范元章

孟子馮婦搏虎一章有以昔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為斷句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

者笑之與前段相對亦自有義

凡折花枝搥碎柄用鹽築令實柄下滿足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開花作葉不可曉也

有傳鄧光薦贊文山像云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而壁完血化碧而心丹嗚呼誰謂斯人不在世間

祝靜得

王克謙號茂林無子後知永嘉命立修竹為子時已二十乃戊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非偶然也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人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卽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王之凡賃地有常價所川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以鈔市之直方殂之際眷屬皆務面梓披其髮毀其衣襟躡踊

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撒果於道貧者無之旣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咕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羣回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於穴以死面朝西云

辛卯春於暇碧目擊其事

杭之北關接待寺寺額乃吳傅朋書敕賜妙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後展而大之殊乏書體其右廡有古觀音殿亦傅朋書極佳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也

其一壁作水波有洶湧勢若毘陵太平寺之類外
有給庫石碑立於側其文乃銛朴翁換姜堯章書
伽藍神左相公不知何代人寺乃淳熙間喻彌陀
開山常施水飯僧於此有大石井尚存其深六丈
泉極清冽喻有塔頭在法堂之左題云齋三百萬
僧喻彌陀之塔云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黃霧四塞天雨塵土入人鼻
皆辛酸几案瓦壠間如篩灰相去丈餘不可相覩
日輪如未磨鏡翳翳無光采凡兩日夜是夜二鼓
望仙橋東牛羊司前居民馮家失火其勢可畏凡
數路分火沿燒至初七日勢益盛而塵霧愈甚昏
翳慘淡雖火光烟氣皆無所覩直至午刻方息南
至太廟墻北至太平坊南街東至新門西至舊祕
書省前東南至小堰門吳家府西南至宗正司吳
山上嶽廟皮場星宿閣伍相公廟東北至通和坊
西北至舊十三灣開元宮門樓所燒諭萬家至今
恰一甲子矣客云漢成帝建始元年後周宣帝陳
後主禎明中皆有黃霧之變未及考也

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并序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畧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於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撥矣

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大過人者立號旣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託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爲盜賊之聖以其守壹正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

呼保義宋江

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其專犯忌諱

智多星吳學究

古人用智義國安民而惜哉所予酒色狎人

玉麒麟盧俊義

白玉麒麟見之可愛風塵大行皮毛終壞

大刀關勝

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

活閻羅阮小七

地下閻羅追魂攝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

尺八腿劉唐

將軍下短貴稱侯王汝豈非夫腿尺八長

沒羽箭張清

箭以羽行小破敵無頗七札難穿如游斜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豈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

病尉遲孫立

尉遲壯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國功可成

浪裏白跳張順

雪浪如山

汝能白跳

願隨忠魂

來駕怒潮

船火兒張橫

大行好漢

三十有六

無此火兒

其數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

短命何益

曷不監之

清食

花和尚魯智深

有飛飛兒

出家尤好

與爾同袍

佛也被惱

行者武松

汝優婆塞

酒色財氣

更要殺人

鐵鞭呼延綽

尉遲彥章

去來一身

長鞭鐵鑄

汝豈其人

混江龍李俊

垂龍混江

射之即濟

武皇雄爭

自惜神臂

九文龍史進

龍數肖九

汝有九文

盍從東皇

駕五雲

小李廣花榮

中心慕漢

奪馬而歸

汝能慕廣

何憂數奇

霹靂火秦明

霹靂有火

摧山破嶽

天心無妄

汝孽自作

黑旋風李逵

風有大小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爾亦凶

小旋風柴進

風有大小

黑惡則懼

一噫之微

香滿太虛

插翅虎雷橫

飛而食肉

有此雄奇

生入玉關

豈傷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

故神無方

汝行何之

敢離太行

先鋒索超

行軍出師

其鋒必先

汝勿銳進

天兵在前

立地太歲阮小五

東家之西

即西家東

汝雖特立

何有吾宮

青面獸楊志

聖人治世

四靈在郊

汝獸何名

走曠勞勞

賽關索楊雄

關索之雄

超之亦賢

能持義勇

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將軍

鴻門直撞

斗酒肉肩

其言甚壯

兩頭蛇解珍

左嚙右噬

其毒可畏

逢陰德人

杖之亦斃

美髯公朱仝

長髯郁然

美哉丰姿

忍使尺宅

而見赤眉

沒遮攔穆橫

出沒大行

茫無畔岸

雖沒遮攔

難離火伴

拚命三郎石秀

石秀拚命志在金寶大似河鮑腹果一飽

雙尾蝎解寶

醫師用蝎其體貴全反其常性雷公汝嫌

鐵天王晁蓋

毗沙天人證紫金軀頑鐵鑄汝亦出洪爐

金鎗班徐寧

金不可辱亦忌在穢益鑄長及本羽林是衛

撲天鵬李應

鷲禽雄長惟鵬最狡毋撲天飛封狐在草

此皆羣盜之靡耳聖與旣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
之何哉太史公序游狹而進姦雄不免異世之譏
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爲項籍作本紀其意亦
深矣識者當自能辨之云華不注山人戲書

有傳種葡萄法於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長四五尺者
捲爲小團令緊先治地土鬆而沃之以肥種之止
留二節在外異時春氣發動衆萌競吐而土中之
節不能條達則盡萃華於出土之二節不二年成
大棚其實大如棗而且多液此亦奇法也

凡插之者帶花則雖易活而落花葉生復死但於芒
種日折其枝枝下破開用大麥一粒置於其中并
用亂髮纏之插於土中但勿令見日日加以水澆
灌之無不活矣試之果驗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
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
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
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
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

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剖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竝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

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贖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楚字晉卿遼人博物無所不知蓋張華郭璞輩隨進云此名角音端能日馳萬里靈異如神鬼不可犯也帝爲之回馭又云有大鳥其一羽足以蔽千人蓋鵬類也

又云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
近此天之所限華夷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夕
有巨獸浮水窒其骨長數十里橫於兩漢如津梁
然骨中有髓竅可容竝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
國其國謀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懼其枯
朽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趙子昂入覲之初上命作詩嘲留忠齋云狀元曾受
宋朝恩目擊權姦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好將
忠孝報皇元留以此銜之終身云

韃韃野地有野馬與蛟龍合所遺精於地遇春時則
勃然如笋出地中大者如貓兒頭笋上豐下儉其
形不與亦有鱗甲筋脉其名曰鎖陽卽所謂肉菹
蓉之類也或謂韃韃婦人之淫者亦從而好合之
其物得陰氣則怒而長土人收之以薄刀去皮毛
洗滌令淨日乾之爲藥其力百倍於肉菹蓉其價
亦百倍於常品也五峯云亦嘗得其少許

聞理宗朝春時內苑效市井關撲之戲皆小璫互爲
之至御前則於第二三撲內供純鏝骰錢以供一

笑

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閩及權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
 頰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方山天驥為平江發運
 使獨獻羅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
 袱百條共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為之大喜後知出
 於承受姚某者遂賜金帶一條承受者即姚靜齋
 之父也

陳參政揆家集名亦受家傳內有恠怩集乃為舉子
 時程文又以聖門十哲七十子各有為本草無乃
 不可乎陳即行之之祖也

壬午歲忽有海鰓長十餘丈閣於浙江潮沙之上惡
 少年皆以梯升其背鬻割而食之未幾大火人以
 為此鰓之示妖其說無根辛卯歲十二月二十二
 三間又有海鰓復大於前者死於浙江亭之沙上
 於是閩傳將有火災然越二日於二十四日之夜
 火作於天井巷回回大師家行省開元宮盡在煨
 燼中凡毀數千家然則溢傳亦時可信也

此欠考耳此即出於五行志中云海魚臨市必主火災行省即宋祕書省畜書并板甚多故時人云昔之木天今之

火地

也

壬辰二月朔甲子更初有大星如五斗米栲栳大徐
徐自東而西紅光照地有聲殷殷若雷越日乃知
墜于宗陽宮火光滿室副宮陳悅道所目擊又聞
是曉亦墜於陽墳之昇元觀村中皆見火光後亦
無他

葉亦愚右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夢一老人曰汝
前為文白相坐漏泄天機遭謫能悔過當復職引
之至通明大明二殿俾為主殿之職於是賦詩四

章以謝及覺僅記其一云通明殿通紫微垣一朶
紅雲擁至尊下土小臣勤稽首願將惠澤溥元元
於是作詩以記其事云宋時豪士石曼卿帝命作
玉芙蓉城我才比石萬無一半世虛負狂直名年
來似有喪心疾薦共引鯨辜蒼生天誅未加公論
沸日夕惟待鼎鑊烹何哉異夢出非想忽遇仙老
談真情謂予夙是文昌相漏泄輕舉遭彈抨帝令
謫墮飽憂患且使兩足蹒跚行追思善步不可得
飛昇妙術矧敢輕當時廷議祇如此汝悔當復惟

相迎稽首老仙謝慈愍臣罪當死天子明久之寂
滅一大樂口棺待盡無他營老仙笑許汝可教引
領直上朝玉京通明大明二宮殿林木蒼翠堦瑤
瓊芙蓉爛熳錦欲似帝皇錫以主殿名賦詩奏謝
九拜起玉音嘉獎傍觀榮癡人說夢聊一快我獨
知命不少驚只恐才非曼卿敵相見慚汗應如傾
從今閉目需帝召玉樓續記時當成兒孫自有兒
孫福與農報國須勤耕明年壬辰二月初六卒
李聲伯云常從老張萬戶入海自張家浜至鹽城凡

十八沙凡海舟閣淺沙執須出米令輕如更不可
動則便縛排求活否則舟敗不及事矣桅梢之木
曰鐵稜或用烏婪木出欽州凡一合直銀五百兩
其鐵猫大者重數百斤嘗有舟遇風下釘而風怒
甚鐵猫四爪皆折舟亦隨敗極可異也凡海舟必
別用大木板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為海蛆所蝕
凡運糧則自萊州三神山再入大洋七日轉沙門
島可至直沽去燕止百八十里耳

北方大車可載四五千斤用牛騾十數駕之管車者

僅一主一僕叱咤之聲牛騾聽命惟謹凡車必帶
數鐸鐸聲聞數里之外其地乃荒涼空野故耳蓋
防其來車相遇則預先爲避不然恐有突衝之虞
耳終夜勞苦殊不類人雪霜泥濘尤艱苦異常或
泥滑陷溺或有折軸必須修整乃可行濡滯有旬
日然其人皆無賴之徒每挾猥娼同處於車箱之
下籍地而寢其不足恤如此

壬辰四月二十日全霖卿子用之妻史氏

史盛之女 誕于

先出雙足足類雞鵝乳醫知其異推上之須臾別

下雙足繼而腸亦併下乃孿子也皆男子而頭相
抵髮相結其貌如獍鬼遂扼殺之母亦隨殞

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類人形若人
參之狀其首名之曰押不蘆生土中深數丈人或
誤觸之著其毒氣必死取之法先於四旁開大坎
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皮條之系則繫于犬之
足旣而用杖擊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氣隨
斃然後就埋土坎中經歲然後取出曝乾別用他
藥制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

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卽活蓋古華陀能刳腸滌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藥也今聞御藥院中亦儲之白廷玉聞之盧松厓或云今之貪官汚吏賊過盈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

道士郎如山云茯苓生於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擇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繫於其中而繫束之使脂液滲入於內然後擇地之沃者坎而瘞之三年乃取則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盜種密誌之而去數年後乃取焉種者多越人云葉亦愚名李先爲葉山所攻後爲李性學所窘遂以此飲恨而死蓋二人正寓其姓名云

江西人好訟是以有簪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譁評之語蓋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此亦可怪又聞括之松陽有所謂業觜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爲能如昔日張槐應亦社中之瑍瑍者焉

陳石澗李聲伯云

馬之壯者眼光炤人見全身中年者炤人見半身老

者炤人僅見面耳此韃鞑相馬之法

張受益受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
中正方而上有益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
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用鐵局局之後
人立碑於墓道其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為蓋非
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為之非所謂墓碑也
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駝峯之雋列於八珍然駝之壯者兩峯堅聳其味甘
脆如熊白妳房而尤勝若駝之老者兩峯偏蹶其
味淡韌如嚼敗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負重者
而壯有力者未始以為饌也 子昂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維卿以言事忤權臣得罪遠
流西北方名哈刺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知不免
日夕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一夕夢有僧問之曰汝
曾誦高王觀世音經否曰然僧於是口授一呪與
之此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神呪也持誦一萬二
千遍可以免難夢中熟誦及覺即書之紙自是持
誦不輟無何得還燕京而權臣怒猶未已復繫刑

部獄周在獄持誦益勤未幾遣使雲南以自贖至
彼合蕃僧加瓦八遍閱大藏經得梵本呪比夢中
惟欠三字未幾權臣誅遂除刑部郎中還其妻子
財物人以爲誦呪之力云呪曰

答侄他

侄者只他音

唵呿罷哦哆

呿哦音他

呿囉哦

哆

呿呵哦哆

囉呿哦哆

囉呿哦哆娑呵

杭之霍山張真君祠宇雄壯香火極盛自兵火後漸
致頽圯此役甚大人無復問之者辛卯朱宣慰運
米入京自登萊拋大洋三神山轉料以往忽大風

怒作急下釘鐵猫折其三四柁幹鐵稜軋軋有穀
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王者露香望空而拜乞
命忽於黑雲中震霆有聲出大黃旗上書霍山二
字於是舟人亟拜許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貺須臾
風濤貼然遂獲安濟是冬入杭遂捐鈔千錠崇建
鼎新云

長城之旁居人以積雨後或有得堅木於城土中識
者謂名黃蘆木乃當時用以爲城幹用者性極堅
勁不畏水溼而耐久至今一二千年猶有如楹大

者以之為鎗幹最佳蓋築城無以為幹不可所謂
不謹而寘薪焉者又何邪 受益

癸辛雜識續集上 終

癸辛雜識續集下

人宋弁陽老人周密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筆端輕俊人品秀
爽初官為戶曹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輕銳日
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
翦梅云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翁
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言淵子大
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
能亨你也能亨 能亨 音也

壬辰水禍已作往往龍物示現多至十餘湖州土山
有富人命數僕駕舟往田所點視塍岸至漾中凡
開之處忽舟若湊淺不能進極力撐挽畧不為動
名曰漾意必為暗石所碍及令僕下水負乃知舟正閣龍
脊上而篙亦正刺龍鱗間驚窘無策遂捨舟急令
僕善水者負之登岸急逃歸再片時龍躍而起凡
其處田疇數百畝皆為巨浸其人歸舍皆卧病一
人死焉

理宗朝張循王府有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
瑩薄奇寶也內府所無卽時有旨補官未幾韓蘄
王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越真
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軍中日得之北方卽宣
和故物也

龜溪李大卿之子娶韓平原君之女奩具有白玉
出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奇翫也後聞
歸之福邸云

先子向寓杭收拾奇書大廟前尹氏書肆中有彩畫
三輔黃圖一部每一宮殿繪畫成圖極精妙可喜

酬價不登竟爲衢人柴望號秋堂者得之至元斥
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
奇不知歸之何人此皆書中之奇品也

米氏硯山後歸宣和御府今聞說流落台州戴氏家
不可見之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璧石小峯
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裙招胡桃
文皆具於山峯之頂有白石正圓瑩如玉徽宗御
題八小字於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畧無雕
琢之迹真奇物也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
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
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
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于輿臺各有厚犒如
此兼旬日未嘗畧有需索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
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糜金錢數百
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
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
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

金帳幔侍婢執樂音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
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為三吳之冠其
後死葬於虎丘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
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媚魏華蘇翠京口邢
蓋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
自檢者往往為其所污屢見之於白簡云

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

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

郭祐

冰蛆今杭州路達魯花赤樂連木嘗為使臣至其
處親見之又賽尚書嘗宦於雲南亦有毛曾帶得

數條來亦嘗見
之其大如指又有飛駱駝及有馬高一丈餘人

皆行於馬腹下往來無礙

丁未歲先君為柯山倅廳後屏星堂前有井夏月雨
後虹見於井中五色俱備如一匹綵輕明絢爛經
一時乃消後亦無他

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
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
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
為龕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

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
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
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
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
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膺仕而
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
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
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
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
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
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
清談之下也余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頗有嘻其
甚矣之嘆其後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
必憤憤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
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
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爲過蓋師憲當
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執者故專用此一等人

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哉

秦九韶字道古秦鳳間人年十八在鄉里爲義兵首豪宕不羈嘗隨其父守郡父方宴客忽有彈丸出父後衆賓駭愕莫知其由頃加物色乃九韶與一妓狎時亦抵筵此彈之所以來也旣出東南多交豪富性極機巧星象音律算術以至營造等事無不精究邇嘗從李梅亭學駢儷詩詞遊戲毬馬弓

劍莫不能知性喜奢好大嗜進謀身或以曆學薦於朝得對有奏藁及所述教學大畧與吳履齋交尤稔吳有地在湖州西門外地名曾土正當茗水所經入城面勢浩蕩乃以術攫取之遂建堂其上極其宏敞堂中一間橫亘七丈求海棧之奇材爲前相位置皆自出心匠凡屋脊兩翬搏風皆以磚爲之堂成七間後爲列屋以處秀姬管絃製樂度曲皆極精妙用度無算將持鉢於諸大閫會其所養兄之子與其所生親子妾通事泄卽幽其妾絕

其飲食而死及使一隸偕此子以行授以毒藥及
一劔曰導之無人之境先使仰藥不可則令自裁
又不可則擠之於水中其隸僞許而送之所生兄
之寓鄂渚者歸告事畢已而寢聞其實隸懼而逃
秦并購之於是罄其所蓄自行且求其子及隸將
甘心焉語人曰我且齎十萬錢如揚惟秋壑所以
處我既至遍謁臺幕洪恕齋勲爲憲起而賀曰此
傳令嗣不得其死今君訪求之是傳者妄也可不
賀乎秦不爲口久之賈爲宛轉得瓊州行未至怒

逐者之不如期取馭卒戮之至郡數月罷歸所攜
甚富已未透渡秦喜色洋洋然既未有省者則又
曰生活皆爲人攬了也時吳履齋在鄞亟往投之
吳時將入相使之先行曰當思所處秦復追隨之
吳旋得謫賈當國徐撫奏事竄之梅州在梅治政
不輟竟殂於梅其始謫梅離家之日大堂前大榻
中斷人謂不祥秦亡後其養子復歸與其弟共處
焉余嘗聞楊守齋云往守雪川日秦方居家暑夕
與其姬好合於月下適有僕汲水庭下意謂其窺

已也翌日遂加以盜名解之郡中且自至白郡就
欲黥之楊公頗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從杖罪
斷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楊知其怨已每
闕其亡而往謁焉直至替滿而往別之遂延入曲
室堅欲苛留楊力辭之遂薦湯一盃皆如黑色楊
恐甚不飲而歸蓋秦向在廣中多蓄毒藥如所不
喜者必遭其毒手其險可知也

陳聖觀

故都向有吳生者專以偏僻之術爲業江湖推爲巨
擘居朝天門開大茶肆無賴少年競登其門其後
賈師憲在揚州補以勇爵遂有制屬之稱兵火後
忽謝絕妻子翦髮爲僧居吳門東禪寺衆寮素與
遊者邀之飲酒食肉皆不拒也嘗於寺隣僦小房
爲出入憩息之地一日忽置酒治具盡招平日狎
遊諸友大會歌笑竟日酒將闌據坐胡牀命筆作
偈脚踏端坐衆皆大笑而呼之則果逝矣豈所謂
頓覺者耶

太學忠文廟相傳爲岳武穆王并祠所謂銀瓶娘子
者其籤文與天竺一同如門裏心肝卦私試符之

必中益私試摘卦於中門內故也如飛鴻落羽毛
解試得之者必中以鴻中箭則羽毛落

上庠齋牌亦有關係雷宜中為成均時立三槐市於
學前市字似弔字即時學生三人皆不得其死存
心齋立斗魁牌當時十三人遇省既而徐撫死以
斗字止為十二也篤信齋立德聚牌時本齋一十
四人赴會試僅二人蓋德字雖有十四字而聚字
乃取二人之讖也

丙子歲春三學歸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

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與路學教授

太學生一十四人文學二人武學二人

趙希榛 蒲城 嚴教 林立義 福州 秀教

趙孟鏐 福州 蘇教 徐武子 温州 溫教

潘夢桂 明州 明教 黃元輝 福州 福教

吳時森 上虞 越教 陳寅之 福州 泉教

趙又貴 福州 處教 沈唐光 漳州 漳教

許又進 許州 寧教 林桂發 杭州 潤教

張觀光 婺州 婺教 黃子敏 杭州 宣教

金炎

杭州松江

虞廷桂

長興湖教

陳自立

福州清教

高

遜

福州清教

昔有賣闕沈官人者本吳興之族專以賣闕為生僭百餘指或遇到部于堂之人欲得便家見闕者或指定何路或干僻闕雖部胥掌闕簿者亦不過按圖索駿時方員多闕少動是三五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門外之履常滿彼必先與諧假邀物為質或立文約然後言某處為見闕某處滅兩政雖在官累數政緣上政某人已於何時事故有見親弟若親故見在某處某郵可問而知次政某人見行通理月日補填歲月不俟終更已常於考功或他所屬投放文書見是吏人某奉行可問而知次某人則近於此月某日已行丁憂各詳援親戚鄉人可證者乃各相引指蹤放訪問其的然後能射闕闕已則以所誥酬之天下諸州屬縣大小員闕無一不在其目中如指諸掌亦各有小秩然時時揭帖實為覓闕之指雖有費不憚也他人欲効之皆不能逮蓋人之心計各有所長如此

楞嚴經云因諸愛受染發起妄思情積不能休生愛
水是故衆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
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
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姪習交接發於
相磨

葉亦愚之右丞相也李漸泉班通書題銜云門生中
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班蓋徑去自己之姓以避
其名其苟賤不足道如此漸泉在前朝爲省元爲
從官爲督府參謀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

近有貢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爲不
類所畫者疑非真其入貢之使遂牽至虎牢之側
虎見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
虎亦莫敢動也以此知爲真獅子焉唐閻立本畫
文殊所騎者及世俗所裝戲者爲何物豈所貢者
乃獅子之常而佛所騎者爲獅子之異品邪又云
獅子極多力十餘人挽之始能動伯機坐中聞
杜郎中云
倭人所居悉以其國所產新羅松爲之卽今之羅木
也色白而香仰塵地板皆是也復塗以香入其室

則芬郁異常倭婦人體絕臭乃以香膏之每聚浴於水下體無所避止以草繫其勢以爲禮番船至四明與娼婦合凡終始能竟夕事至其暢悅則大呼如猥狻或惡其然則以木槌扣其脛乃止然下體雖暑月亦服至數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帶食則共置一器聚則團食以竹作折折取之鞵則無跟如羅漢所著者或用木或以細蒲爲之所衣皆布有極細者得中國綾絹則珍之其地乃絕無香尤以爲貴其聚扇用倭紙爲之以雕木爲骨作金

銀花草爲飾或作不肖之畫於其上

馬華父光祖知高沙日戍軍叛華父撫諭不從遂藏身後圃亂荷中獲免其家人散走藏匿華父之妻則匿於都吏之家遂爲所污趙信國自維揚提兵至郡討叛令王克仁入城撫諭遂誅首謀者百餘人趙遂繫吏者纏以麻絙漬之以油用大竿稱於通衢而燃之華父慚怒以趙爲彰其家醜遂搆大怨其後華父開江閩遂辟王容之子某爲溧水令俾覘趙過將甘心焉趙公知之遂首以外甥女一

割舉之且為宛轉料理收秩馬知其故遂劾去之
其後建清溪諸賢祠凡仕於江淮者皆在祀列獨
信國之父忠肅公方不斜預焉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於每歲七月聚
於州王之廳鋪大毯於地女衣青花大袖用青絹
蓋頭手執小青蓋男子擁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
立既而左右隊長各以男女一人推什於毯男女
相抱持以口相呵謂之聽氣合者即為正偶或不
合則別擇一人配之蓋必如是而後成婚否則論
以姦罪也

又云彼之山中產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密以草
少許擲之草心著其身不脫彼必將從而捨嘗
得試輒驗後為徐有功取去

費潔堂伯恭云重慶受圍之際城外一山極峻絕有
洞洞口僅容一人而其間可受數百人於是衆競
趨之復以土石窒其穴時方初夏一日忽天雷雨
火光穿透洞中飛走不定其間有老者云此必洞
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諸人之巾以竹各懸之

洞外忽覩雷神於內取一巾而去衆遂擁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卽有神物挾之而去至百餘步外什於田中其人如癡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復往洞中問之但見山崩壞洞中之人皆被壓死無一人得免禍者惟此失巾人獲存耳

馬八二國進貢二人皆女子黑如崑崙其陰中如火或有元氣不足者與之一接則有大益於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勞藥餌或有心腹之疾則以藥少許塗兩掌心則昏如醉凡一晝夜始醒皆異

聞也或謂此數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殞

杭醫老張防禦向爲謝太后殿醫官革命後猶出入楊駙馬家言語好異人目爲張風子然其人尚義介靖不徇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惟謹以終其身焉可謂不忘本者矣楊府九位有掠屋錢人沈垚者居長生老人橋每至楊和王忌辰必設位書恩主楊和王供事惟謹人問其故則云某家在世皆衣食其家今其位雖凌替然不敢忘此亦小人知義者今世號

為士大夫者隨時上下自以為巧而得計視此真
可媿矣

永嘉有蔡起莘嘗為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嘗令
本處部集舟楫以為防招之用其處有張曾二者
頗黠健蔡委以為部轄既而本州點撞所部船有
違闕即欲置張於極刑蔡力為祈禱事從減明年
張宣使部舟欲入廣又以張不能應辦欲從軍法
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廣以贖罪未幾厓
山之敗張盡有舟中所遺而歸觀驟至貴顯蔡既

歸溫遂遭北軍所擄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謁
親故道由張家浜偶懷張曾二部轄者居此今不
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處止有張相公耳因同
酒家往謁之張見蔡即下拜稱為恩府延之入中
堂命兒女妻妾羅拜白曰我非此官人無今日矣
遂為造宅置田造酒營運遂成富人張即今宣慰
也名瑄同時繼蔡為市舶者姓陳名壁天台人有
方元者世居上海謹徒也因事至官陳遂槌折方
手足棄之於沙岸後醫治復全革世後隸張萬下

爲頭日因部糧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風不行遂泊舟山下因取薪水登岸望數里有聚屋扣之士人則云前上海陳市舶家也方生意疑爲向所見殺者卽攜酒往訪之陳出迎已忘其爲人扣所從來方以阻風告陳遂置酒酒半酣方笑曰市舶還記某否某卽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陳方愕然遂謝三鼓後方哨百人秉炬挾刃而來陳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爲報恩一爲復怨皆得之於天

鮮于伯機云向聞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寺口口太鐵鍋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曉而視之已破矣於鐵竅中有蟲色皆紅凡數百枚猶有蠕動者鐵中生蟲亦前所未聞也

捕狸之法必用烟薰其穴却於別處開穴張罝捕如拾芥然狸性至靈每於穴中迭土作臺以處且可障烟夏月口於臺下避暑可謂巧矣而捕者又必窮其臺之所之而後止可謂不仁也

山陰之亭其扁乃靖康中箕山王俱書壬辰歲全楚

卿捨天章寺旁庵田三十畝爲蘭亭書院其扁乃
兼訪分司王俱書之二百年間同姓同名可謂異
矣

洪起畏知京口日乃北軍入境之初嘗大書揭榜四
境曰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其
後舉郡以降或爲人改其末句云不降則走

衛山齋

張世傑之戰海上也嘗與祥興之主約曰萬一事不
可爲則老臣必死於戰有沉香一株重千餘兩是
時當焚此香爲驗或香烟及御舟可卽遣援兵或

不然宜速爲之所無墮其計中也及厓山之敗張
儼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曰臣死罪無以報國不能
翊運輔主惟天鑒之尚有將佐三十餘人亦立其
後如此者凡一晝夜從者亦聳立不少動旣而北
軍擁至篙師亦皆以小舟逃去風起浪湧舟遂沉
溺者甚衆其部曲有張霸都統者遂收其遺骸放
舟回至永嘉海洋中與之招魂作佛事時周文英
者一舟正泊對港遠見旗船遣人覘之則知爲將
軍也遂輕舟往見之甚懼因謂張曰二王旣死吾

儕無主若放浪海中與盜賊何異意欲與之投拜也張素知其中險漫爾應之次日張欲置酒招周將乘間圖之適有人往報於周周亟殺一人拂明亟遣以半體送之曰昨見相公回馬適踈足今已烹之敢屈相公一醉張不虞其機已露乃曰今日本欲相招乃爲君所先當卽往就邀以歸也至則周殺張於坐中因撫其部曲張軍頭目競獻子女玉帛周盡却之令各自收拾同往廣中梁相公處投拜止留張世傑所愛二內人皆絕色也二人常持家事盡知世傑所有寶玩及供軍金帛類旣約日進發則凡張軍諸舟各差守把不許一人登岸凡數十船金寶悉捲而有之旣約日進復以世傑節度使印以爲根脚授廣州宣慰使及其還江南也異時隨二王官屬貴璫幕士競往投之附其舟以歸周皆爲料理舟楫及舟發至海中乃盡殺之掩有數家之財焉時毛文豹爲士人處梁相公之館備知其事故告發焉

周文英之父名彥榮守節死於毘陵昔在閩廣時有

許夫人者聚兵立山寨甚盛周每至其寨往來許
悅之因嫁焉遂闢諸山寨最後至一寨遇伏前值
水坎周躍馬過之許馬弱墮坎遂為所烹周遂據
其所有云 李聲伯

安吉縣村落間有孕婦日媿其夫於田間每取道自
叢祠之側以往祠前有野人以上為業日見其往
因扣之情浸洽一日婦過之上者招之曰今日作
餛飩可來共食婦人就之同入廟中一僻靜處笑
曰汝腹甚大必雙生子也婦曰汝何從知之曰可

伸舌出看可驗男女婦即吐舌為其人以物鉤之
遂不可作聲遂剖其腹果有孿子因分其屍烹以
祀神且以孿子炙作腊為鳴童預報之神至晚婦
家尋覓不見偶有村翁云其每日與卜者有往來
之跡疑其為姦遂入廟捕之悉得其屍并獲其人
解之縣中蓋左道者以雙子胎為靈單乃所不及
也 王辰

省吏屠節嘗出知道州太守省劄其本房書史以避
賈相之名遂書作某人知春陵州事賈見之大怒

批出云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皆見於禮經今屠
節乃敢擅改州名可見大無忌憚使不覺察豈不
相陷決欲黜之後以諸省吏羅拜懇告遂從編置
卽存博之口也

牟獻之獻存齋之子舊爲浙東憲嘗有謝人送炭一
聯云翻手可覆手曲身成直身

趙孟蟻因誘買王壽妾楚□□遂爲曾淵子所論一
聯云喬妾之歸承嗣忍著主衣周顛之事□□殆
非人類

文時學昔爲祕書郎日有金鉤相士朝省會日擠於

廳吏輩入省中遍閱諸館職繼而扣之云左偏坐

二人一月皆當補外潘擘王世傑末坐一少年最不佳

官雖極穹然當受極刑扣其何以知之云頂有拳

髮此受刑之相也凡人若具此相無得免者蓋文

宋瑞時爲正字居末坐也未幾潘王果出而宋瑞

之事乃驗於兩紀之後可謂神矣又嘗見宋瑞自

云平生凡十餘次夢中見髑髏滿前後無數此何

祥也然則異時之事豈偶然哉本心翁癸巳六月

或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巳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戌之類無用支者若看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嶠上巳詞云曲水滌裙三月二此其証也

平江趙昇卿之姪總管號中山者云近有親朋過河間府因憩道傍燒餅主人延入其家內有小低閣壁貼四詩乃文宋瑞筆也漫云此字寫得也好以兩貫鈔換兩幅與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家傳寶也雖一錠鈔一幅亦不可博咱們祖上亦是宋民

流落在此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箇官人豈可輕易把與人邪文丞相前年過此與我寫的真是寶物也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謂公論在野人也

癸巳九月

至元甲午節氣之巧三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壬午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驚蟄
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 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
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種 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
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 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 係亥正初刻至初八日

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 至有四刻日之遲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

夷考百年以來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驚蟄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

五月五日芒種 六月六日小暑

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

九月九日寒露 十月十日

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餘見未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越上有香爐峯唐德宗時有告於朝者言此山有天
子氣於是遣使鑿其山理宗高祖周元肅王向祇
投於河南死焉其子楚王遂挾父母遺骨以歸越
葬於香爐峯下於是前說驗焉又杭之仁和縣有
桐柏山宣和中蔡京嘗葬其父於臨平及京敗或
謂此為駱駝飲海執遂行下本路遣匠者鑿破之
有金雞自石中飛出竟渡浙江其地至今有開鑿

之徑知地理者謂猶出帶血天子而後濟王實生

其地

趙節山

丙寅冬嗣榮王拜福王之命賈御醫將上命部押儀物過越及至邸第則遺忘誥命及新鑄之印人皆以為不祥賈師憲景定庚申自江上凱旋歸朝遂拜少師賜玉帶及入朝之日馬蹶而墜碎其帶焉人人皆知為不祥宗泐亦言外郎言此山有天

吳子明居杭之橫塘晚年閑步水濱忽見泥中一物蠕動疑為蛇類細視之乃一烏卵大可如拳心異之遂取歸寘之聖堂淨水盂中旋即漲大忽發大聲穿屋而出或以為龍卵云然吳竟以此驚悸成疾而殂

或謂賈平章魯港之師嘗與北軍議定歲幣講解約於來日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風大作北軍之退西者旗幟皆東指南軍都撥發孫虎臣意以為北軍順風進師遂倉忙告急於賈賈以為北軍失信而相給遂鳴鑼退師及知其悞則軍潰已不可止矣是南軍既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蓋

以此也嗚呼天乎

慈憲全夫人之生也其父全翁大節忽門外有大虵蟠繞一大樹間細而視之則其虵有兩小角方以為異將入呼兒姪輩逐之則報以得女而虵不復見矣福王妻柔懿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龍入其室而夫人生焉

福王長子小字祐孫

庚子生即不育

次日黃氏所生小字德

即紹陵也蓋取竝立人二字後乃應德祐之號異

哉

紹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賤遂服墜胎之藥既而生子手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黃氏德清人乃李夫人從嫁名定喜後封隆國育聖夫人

或謂寧宗不慧而訥於言每北使入見或陰以宦者

代荅

衢之常山有道院三月三日上真誕辰道侶雲集吏魁徐信至此會有一道人闔得如意袋三寄留徐家約以四月八日合會復至以取且贈以詩云一方眼目共推尊禍福無門却有門夜半或傳人一

語明朝推背受皇恩徐大刻之石及期道人不
未幾詹峒作梗誘其罪於徐夜半省劄下竟伏極

刑

陸大匹時為龍
游宰親言之

至大十八年大軍征日本船軍已至竹島與其太宰

府甚邇方號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風暴作

諸船皆擊撞而碎四千餘舟所存二百而已全軍

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衣

甲器械稱是是夕之風亦大數圍者皆拔或中折

蓋天意也

李頌文為冷
史目擊而言

東元嘉知嘉陵州泰禁醋甚嚴有大書于郡門曰束手

無措

蒙古歹之在福建省時有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織

麻為業每夜漚麻於大水盎中忽一日視之盎中

水涸矣視之初無罅漏凡數夕皆然怪其異至夜

候之夜過半果有一物來徑入盎中飲水其身通

明如月光焰滿室婦細視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

如五斗栲栳其婦遂急以大雞籠罩之割其腹內

得一珠如彈丸大照明一室是夕地分軍士皆見

其家有火光燭天疑爲有火翌日遂往扣其婦人以爲無有軍人之黠者以言誘之終不能隱遂出示之其卒脇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旣而千戶知其事復殺卒以取之如此轉數手亦殺數人最後歸之蒙古遂以所得福王玉枕併進之遂得江浙省平章聞內府一珠向以數千錠得之海賈方之此珠不及其半蓋絕代之寶也

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之壻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殂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貲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省中有榜許人告首隱寄債負等

有所謂聖鐵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嘗以羊試之良驗又謂此鐵佩之刀兵所至則鐵隨應之終不可入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遇刀兵則此鐵隨以應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聞張眼子有之

王國用僉省云五岳惟華岳極峻直上四十五里遇無路處皆挽鐵繩以上有西岳廟在山頂望黃河

一衣帶水耳所謂龍池者僅方丈龍在則水深黑龍不在則清見底山有郭仙者年二百六七十歲矣曾事陳希夷又常隨呂公遊於世又云阿房宮基址尚存前殿從廣各數里可容萬人其大可知

又云釘官石在長安城中色青黑其堅如鐵凡新進士求仕者以大釘釘之如釘徑入則速得美官否則齟齬不能入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釘皆滿張府王奉位酒庫屋其左則蒙古平章之居一日蒙古欲展地丈餘王奉者不獲已與之彼方毀舊垣再築於舊基得烏銀數十大笏皆奄有之蓋張氏之宿藏也

至元癸巳十二月內村落間忽僞傳官司不許養豬於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價極廉不知何祥也世俗命強記者曰張松按蜀紀劉禪紀注楊修以所撰兵書示張松飲宴間一看便暗誦之卽此也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永嘉人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急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爲人告之官遂

罷去

老學菴筆記言壽春縣灘上有一蚌其中有龍蟠之迹以爲絕異余嘗於楊氏勤有堂見其亦類此疑卽壽春之物旣而隣邸有六家有客人持一蚌殼求售其中儼然一蛇身纍纍若貫珠乃知天壤之間每有奇事

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僅有沈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鮮于伯機一枚後見霍清夫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

者尤奇凡對日暎之背上之花盡在影中纖悉畢具可謂神矣麻知幾嘗賦此詩得名余嘗以他鏡視之或有見半身者或不分明難得全體見者太平廣記第二百三十卷內載有侯王授王度神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盡入影內纖悉無失然則古亦罕見也

菖蒲花候結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飲同子嚼碎噴在大炭上則自然生苗極細可愛然止是虎鬚耳昌化有此苗

章愛山

凡驢馬之自斃者食之皆能殺人不特生丁瘡而已
豈特食之凡剝驢馬亦不可近其氣薰人亦能致
病不可不謹也今所賣鹿脯多用死馬肉爲之不
可不知

徐子方嘗得瓜哇國一銅器類箕徑約四寸從約三
寸其中有梁如斗梁上坐國王國后二像一人侍
側極其醜惡如優人之類其側有兩人首殊不知
爲何所用也

趙栊石孟蟻性侈靡而深嶮其家有沉香連三暖閣

窻戶皆鏤花其下替拔亦鏤花者下用抽替打篆
香於內香霧紛郁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簾他物
稱之後聞獻之福邸云後爲都大坑冶又造黑漆
大坐船船中艙板皆用香楠鏤花其下焚沉腦如
前閣子之製呂師夔親見之遂號孟蟻爲黑漆船
後馘死於燕京

存齋

湖州貴涇坊有周彌陀者其人手中有彌陀印故得
名爲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殂以心腹未寒未敢殮
越二日復甦曰此番得生皆陳尚書之力因言至

官府囚徒甚衆仰觀據案者卽陳本齋尚書也
存字體仁見謂曰汝吾質戶也何緣至此檢大簿曰此
人極孝且所追同姓名可令發回蹶然而甦好事
者雖能言未之信也未幾廉訪分司薛帖木兒自
嘉興至雪因扣左右曰前宋有馬裕齋陳本齋否
衆曰然因言在嘉興時一書吏暴死一夕方甦因
言入冥有二冥官以簿參照誤而遣回吏語之曰
此善惡判官也惡判官乃馬裕齋善判官乃陳本
齋耳乃與周彌陀之事正相合亦可怪

按裕齋名光祖

饒州樂平縣中有某人者元執役於馬相府後以病
死入冥見中坐者乃馬相公也其人舉首叩頭以
求救旣而以悞追放還方出馬卽呼語之曰汝回
人間可與吾兒言我屋已漏損一角宜亟修之可
憐兒子讀書將來有用處旣甦遂往馬府告之然
所居之第初無損漏之事越明年山中發洪水馬
相之墓適當其衝遂爲大水漂其棺隨流而去莫
知所之至四十里之外爲枯槎挽定適渡子見之
訝其棺華大疑非常人者卽舉渡船中載之以歸

既而馬府物色得之給賞取回改葬焉此事陳無
逸在婺源爲山長時見張伯大家言之甚詳伯大
丞相之妹壻也

劉伯宣爲宣慰司同知去官日泊北關外俞椀蓋家
之別室一夕爲偷兒盜去銀匙筋兩副及毛衫布
海青共三件次日幾無可著之衣其家卽欲經官
捕盜伯宣不許因自於門首語其隣曰此輩但知
爲盜而不知吾乃窮官人也所有之物不過如此
萬一見獲遂壞此生銀匙筋入其手亦不願得但

衣服頗覺相妨仍見還可也幸相體此意人皆笑
其迂越再宿忽得一篋於屋後空地視之毛衫布
衣皆在焉劉公一言信及穿窬非一日之積也

玉云

李性學之爲吾教也有詩云天下今無讀書者世間
惟有作詩人其後得罪於巨室故遭完顏御史之
怒杖幾及身闔子靜援之而免於是怒之者有墻
壁之文醜詆有云挂腐鼠於書齋之內謂辟蠅營
避飛蚊於錦被之間有如龜縮喫帶糠糙米粥啜

無鹽淡菜羹猫兒常寶玩於房中蝨子任珠懸於
衣上又云胗病知心脉之已死自縊有頸痕之尚
存先是性學嘗以儷語數范葯莊之惡有云面帶
墨香口尚乳臭等語此其報也

吾鄉妙喜謂之杼山謂夏杼嘗巡歷於此故名其西
曰夏駕山又有所謂夏王村者皆是也今乃訛夏
王爲下黃夏駕爲下夾且名其上曰上夾以成僞
事

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饑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
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對之此雖
戲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見鄉先生言關雎后妃之
德註家皆指后爲太姒非也蓋后即君耳妃乃夫
人以夫人爲后乃自秦始皇耳

徐子方云向到故內觀堂有黑漆厨內龕二石高數
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石上刻金書南極呈祥
其一有北斗七星亦隱起而色白刻曰北斗降瑞
及再至杭則觀堂已化爲佛寺此石莫知所在矣
董儀父鴻嘗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王輔嗣去三而

存一於道闕焉晦菴知其為非所以本義啟蒙各
以卜筮言之然雖知其為卜筮之道而不知其所
以為卜筮之道不過復以理言之則亦何異乎輔
嗣哉

今世有大殮而用鏡懸之棺蓋以照尸者往往謂取
光明破暗之義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
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然
則其來尚矣

焦達卿云韃靼地面極寒並無花木草長不過尺至
四月方青至八月為雪虐矣僅有一處開混堂得
四時陽氣和暖能種柳一株土人以為異卉春時
競至觀之

達卿嘗為光祿寺令史掌醴事云炊米之器皆以溫

石為大釜

溫石即菜石

甑以白檀香若甕盎之類皆銀

為之極其侈靡前代之所無也車駕每親幸焉所
掌必以大頭目外廷丞不足道也

安吉縣朱實夫馬相碧梧之壻也有溫生者因朱而
登馬相之門近復無聊遂依白雲宗賢僧錄者無

以媚之乃創爲一說云曩聞碧梧與之言云向在
相位日蒙度宗宣諭云朕嘗夢一聖僧來謁從朕
借大內之地爲卓錫之所朕嘗許之是何祥也馬
雖知爲不祥而不敢對今白雲寺所造般若寺卽
昔之寢殿也則知事皆前定於是其徒遂以此說
載之於寺碑以神其事嗚呼使當時果有此夢方
賈平章當國安得獨語馬公使馬公果聞此語安
得不使子姪親友知之且獨語門吏耶可見小人
之無忌憚如此余恐後人不知而輕信故不得不

爲之辯

全一之
蘇壁云

杭西湖延祥觀四聖小像并從人共二十身皆蠟沉
香凡數百兩卽韋太后北巡狩歸日所雕皆飾之
以大珠及楊髡據觀爲寺盡取之爲笠珠及香餅
可歎也

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
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
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著色山水獨
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生地設

好處也此語雖麤俗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執爲可喜也

宜興縣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餘里皆古梅苔蘚蒼翠宛如虬龍皆數百年物也有小梅僅半寸許叢生苔間然著花極晚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亦猶人之氣血衰旺老少之異也此說前所未聞梅間有小溪流水橫貫交午橋下多小石圓淨可愛時有產花鳥及人物者近世以來則有騎而笠者蓋天地之氣亦隨時而賦形尤可異也

陳諤字古直號埜水嘗爲越學正滿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歸途偶憩山家有長髯野叟方搗柏子作油見客至遂少輟相問勞曰君亦儒者邪持盃茶飲之遂問今將何往陳對以學正滿替欲倒解由別注他缺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搗柏油遂操杵臼不復再交一談陳異而詢於隣人云此傳秀才隱者也惡君言進取事故耳陳心甚愧之因賦詩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

人風老來一出為身計不滿先生一笑中

又云向在鄂渚正值己未透渡之變至辛酉閏十一月二十一日解圍嘗作鄂渚百詠以記一時之事多歸功於賈老中間有一首云久戍胡兒已念家將軍何不奏胡笳今朝忽報嚴圍解白雪紛紛亦散花賈見散花之語大怒捕陳甚急陳窘甚求救於趙晦巖晦巖為解釋乃免

闖闖瓦市專有不逞之徒以掀打衣食戶為事縱告官治之其禍益甚五奴輩苦之切視其所溺何妓於是口金以償其直然後許以嫁之且俾少俟課錢足日取去然所逋故爾悠悠使延引歲月而不肖子陰墮其計中反為外護雖欲少逞故智不可得矣其名曰打聚

家志行嘗和三賢堂詩云孤峯落魄一詩人白傳何曾號直臣較似眉山敢同傳竝祠浙水恐誣神人非倫擬終非偶論貴平和不貴新爭似獨尊元祐學高堂正笏更垂紳又誰稱三老作三山

眉山孤山為三山也

夫子寧居季孟間駱廐侍人多媿色

方回曾以香山

續集下
三十六
頭處士若爲攀辭章小技應閑事節義千年真大
閑何似眉山專一壑九京賢聖盡歡顏雖然志行
尊坡翁是也貶二賢無乃過乎何不反觀自己爲
德政碑以媚楊髡受僧賂以作寺記義方之訓可
笑由徑之歡不慙奈何

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
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
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余一之所歷
在積慶山巔每夕觀之無少差凡看二十餘年矣

南康劉以仁嘗手殺其叔里族買靜不經有司後竟
登寶祐癸丑第及官長沙令江古心嘗云糊名考
校中諸行百戶何所不有雖盜賊大辟亦可登科
改秩云

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榮耶
近屬也所居嘗獨燬於火於是鄉人呼爲王火燒
同時有黃瑰者亦越人嘗爲評事忽遭臺評云其
積惡以遭天譴至於獨焚其家鄉人有黃火燒之
號蓋誤以王爲黃耳耶報旣行而評事之隣有李

應麟者爲維揚幕一見大驚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歸制使李應山憐之饋以官楮二萬及歸則家無患乃知爲誤耳蓋黃無辜而受王之禍而李無望而得二萬之獲殊可笑

劉後村嘗爲吳恕齋作文集序云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

家之吳志行爲演福寺作觀音殿碑所得幾何乃大罵賈相以示高殊不知其寺常任贍僧田一萬三千畝乃賈相所捨也其碑具銜云前朝奉大夫祕

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殊不知此二兼職非卿監不可也意者欲愚庸髡眩俗眼以爲榮耳碑成打造遍送當路其後官司打勘沒官田土則賈相所捨寺中萬三千畝正在數中省官呼釋髡問之云賈似道旣捨許多田與寺中不知寺中呼之爲何稱曰大檀越也曰寺中亦感激他否曰大衆仰食於此田安得不感激曰旣是如此何乃刻碑毀罵邪髡無以應之以此知公論在人心無間於南北也

吳中一富家子粗識字而駭然其性僻專喜行古禮
闢大堂以祀夫子凡朔望二丁必大集里中士人
以行禮凡俎豆衣冠之具及祭饌牲酒莫不精腆
每一行禮必有重費不靳也然其人初無識解不
過所有如此亦可尚也

乙未歲五月宜興近湖之地忽有二龍交鬪俱墜於
湖其長無際頃刻大風駕水高丈餘而至卽有火
塊大如十間屋者十餘自天而墜二龍隨卽而升
蓋天恐其爲禍驅神火逐之使少緩須臾則百里
之內皆爲巨壑矣余向者舟經德清之桃園其稻
田皆焦黑凡數十畝遂艤舟問其里人云昨午有
大龍自天而墜下隨卽爲地火所燒而飛去蓋龍
之所畏者火耳

或謂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每歲縮小
近見錢達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異也

姚子敬云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爲大
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于湖却之但需

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賦詞命妓合唱甚懽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王宣子嘗為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女僧之家韓平原之父同鄉與之同朝無子聞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

承平時貴家以烏銀為江蟬殼外具細紋而色似真芻宴集則以此蟬蛻柱以供客可謂富貴之極也

胡布齋

廣西諸洞產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麥片則名麩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尋常金色復加二等此金之絕品也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松紋者有中窪而郭高者皆為精銀其絕品則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為絕品也

張敬堂

世號墨魚為烏賊何為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寫偽契券宛然如新過半年則淡然如無字故狡

者專以此為騙詐之謀故諡曰賊云

至元丙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天雨黑米粒小而多飯

可食陳本泉州雨紅豆亦可為飯其色如丹砂前

未見也徐容乙未歲江西歉甚時天亦雨米貧者

得濟富家所雨則雪也此又異甚胡存

日觀僧子温善作墨蒲萄時書詩文句於上或有可

者嘗在朱宣慰家作画訖遂寫一詩在上云昔

賈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竝皆金紫貴

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

著遂饋贖資五錠酬之

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無白為度方

可食用生則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飲犬猫立死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

書劄悉效宣和字画尤為逼真金國之典章文物

惟明昌為盛

凡所砍大松根下枯而紅潤者其下必有茯苓蓋得

茯苓所養故耳人能服餌豈無奇功

諺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獷惡能食虎子也余

聞獵人云凡虎將三子渡水慮先往則子爲彪所食則必先負彪以往彼岸旣而挈一子次至則復挈彪以還還則又挈一子往焉最後始挈彪以去蓋極意關防惟恐食其子故也

凡撩紙必用黃蜀葵梗葉新擣方可以撩無則占粘不可以揭如無黃葵則用楊桃藤槿葉野蒲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

凡造酒令冬至前最佳勝於臘中蓋氣未動故也今造鹽菜者亦必於冬至前則可以久留矣此說極

有理

李靜仙

芒種後壬日入梅壬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

江浙之地舊無白蠟十餘年間有道人自淮間帶白蠟蟲子來求售狀如小茨實價以升計其法以盆桎樹桎字未詳樹葉類菜莧葉生水傍可扞而活三年成大樹每以芒種前以黃草布作小囊貯蟲子十餘枚遍挂之樹間至五月則每一子中出蟲數百細若蟻蠓遺白糞於枝梗間此卽白蠟則不復見

矣至八月中始剝而取之用沸湯煎之即成蠟矣

其法如煎黃蠟同又遺子於樹枝間初甚細至來春則漸

大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聞細葉冬

青樹亦可用其利甚博與育蠶之利相上下白蠟

之價比黃蠟常高數倍也

癸辛雜識續集下終

